

# 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区”的界定

丁元竹 江汛清

作者认为，社区概念的界定必须将空间关系引入，使之具有可操作性。社区是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社会实体，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单位，在严格限定和选择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体性描述、分析和解释，以达到对某一社会类型和某一社会通则的理解。分清邻里、区域与社区的内涵，可以避免由于仅以互动及文化等过于抽象特征界定社区所导致的概念模糊，使社区研究的对象、内容、目的更加明确。

作者：丁元竹，男，1962年生，北京大学88级博士生。

江汛清，女，1964年生，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师。

## 一、理论和实践提出的问题

中国社会学是在十年动乱之后重建和仓促上阵的。动乱之后的百废待兴和改革开始之后的巨大社会变动，把中国社会学一下子推到了改革的前沿。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巨变，中国社会学面临着双重任务：（1）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的同时，发展社会学理论；（2）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去，为推动改革献计献策。这种研究使中国社会学的实地研究在其恢复不久便发展起来，并分别沿着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方向发展。在这种研究中，社会调查多是不受空间限制的专题调查，诸如，民意调查、家庭调查、体制改革调查等等。社区调查则多发展为有时空限制的全面性研究。但是，中国社会学毕竟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研究人员训练不够的条件下上阵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一开始也就没有严格区分开来（尽管这个概念在30年代便被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严格区分过），从而使得社区和社区研究的概念变得越来越不清楚，这种模糊性表现在：（1）将社会调查与社区调查和社区研究混淆起来，甚至把社会调查都归入社区研究；（2）社区概念变得弹性极大，十年来，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是大小不限说，这种观点认为，社区概念极其宽泛，有宏观社区、中观社区和微观社区，社区内涵小至村落、大至国家、民族甚至世界社区。第二种观点是将社区与行政区等同起来，认为任何一个行政区，小至村落，大至省、市、自治区都可以作为一个社区来分析。第三种观点是将社区归结为经济区域，特别是指一些以大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开发区和边远地区，少则一市几县区，多则几省市。第四种观点是将社区限定为以一个交易区为中心的范围，例如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农村交易区被称为集镇社区，等等。在这种模糊性中，最为严重的是将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及对社区的界定任意规定，它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伴随初创中国社会学几乎十年多了的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目前仍在争论并将会影响中国社会学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的问题——社会学方法问题，包括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关系问题。

社区概念的不严格限定，必然使社区研究失去特有的方法，例如，将社区的空间规模无限扩大，必然产生了社区研究难以深入的困难，社区研究所特有的参与观察决不能适应于国

家和国际规模的社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人认为,由于计算机、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以往的参与观察已经过时,代之的应当是大规模的数量分析和问卷调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量表和问卷调查几乎成了社区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另外,目前社区研究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观点,这种情形使社区理论的叙述与说明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即使在一些专业素养很高的人之间,这种交流都难以实现,各种观念之间彼此相互混淆,概念也令人难以捉摸。

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观点:社区概念的界定必须将空间关系引入,在空间关系中分析社区才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的意义。社区是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一个社会实体,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单位,在严格限定和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对这种研究单位的整体性描述、分析和解释,以达到对某一社会类型和某一社会通则的理解,这正是社区研究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从根本上看,社区研究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描述、分析和解释某一社会类型和建立社会理论的工具。

## 二、社区是空间结构的一个环节

社区的界定必须与空间关系结合起来,否则,它难以和社会学的其它社会结构的概念,诸如,组织、群体、团体等区别开来。社区不同于组织、群体、团体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后者所没有的空间关系及区位结构,不把社区与群体区分开来,社区研究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结构是指社区在一定地域体系中的规模和所处的位置。对于作为社会研究单位的社区的界定不单是按照研究的方法和问题取舍,同时也基于一定的历史依据。

我们认为,从空间入手,确定社区的空间特点,是把握社区概念的关键。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有的学者对以往社区界定的统计结果中得到佐证。例如,希拉利(G·A·Hillery)从1955年收集的资料中发现,已经有的94个社区定义中,有69个定义承认社区含有下列因素:①社会互动;②地区;③共同约束。①而姜纳森(Christien·T·Jonassen)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社区研究都同意社区含有如下因素:①人口集团;②地域;③部分与劳动分工的互赖体系;④具有文化和社会活动的特质;⑤归属感;⑥自有维持与发展。②尽管两类界定不尽相同,但空间因素无疑是社区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社会学中,含有空间因素的概念有四个,即邻里、社区、区域(region)和社会。这四个概念几乎都可以含有上述因素,若不加以限定,势必会与以上其它概念混同起来,把社区与其它定义加以区别也许可以使我们对社区概念的识别更明确一些。

关于社区与邻里的区别。邻里在规模上小于社区,邻里范围并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它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单位,另外,邻里范围内的人际关系是面对面交互作用的,而社区未必如此。社区是一个具有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结合体,与邻里相比,具有更大范围的文化和心理单位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定义社区,对于理解和研究那些具有共同文化和心理特质的社区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与环境共生和互生而形成共同信仰、价值观念、归属感、理想目标、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的人类共同体的理解提供了重要方式。这种心理特质与其说是一个一般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广泛的文化范畴;其二,它为大都市内部的社区研究提供了积极因素。在大都市中,不同种族背景、职业、文化背景的人往

① R.P.劳利和R.P.朗肯:《社会学:社会科学和社会关系》,英文版。

② C.T. 姜纳森:《社区类型学》,刊于B.萨斯曼主编的《社区的结构与分析》一书,英文版。

往可能聚集在一个街区和一个街道，并拥有自己的生活和交往中心，这也是一些色彩鲜明的小社区，这种社区，虽然是大都市的一部分，却颇有心理及文化特色。探索其心理特质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应当指出的是，心理的和文化的特质应当与明确的地域结构结合在一起，否则它只能是一个邻里单位，或是一个群体单位，而不是社区。社区的空间结构复杂于邻里，在空间规模上大于邻里。

关于社区与社会的区别。社会最常见的意义是与国家 (state) 的范围一致的，而且许多社会学家经常在实际上以如此意义来使用这一术语，即用来表示国家意义上的社会。在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较社区要大得多，社会可以满足人们的全部需要，而社区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是一个包含所有活动的复杂体系，其中有复杂的制度和社会互动。社区与社会的不同在于复杂程度不同。作为一个社会的概念，我们认为社区仅是社会的一部分，即社会的特定部分。

在一个社会内部，具有地方意义的除了邻里外，还有区域，可以说，对区域与社区的严格区分是把握社区含义这一问题的关键。对区域的分析，首先应当从交易关系开始。人类的大部分互动行为都是在交易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交易体系来理解人们之间互动及其空间分布和制度的形成是极有意义的：引入这种交易关系的意义在于，它不同于平常意义上的互动，后者在许多社会学著作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主要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特别适合于分析群体、团体组织这样一些小的社会结构。而交易关系发生于一系列组织和群体之间，具有更大的范围；互动没有空间的含义，它最主要是对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和各种价值进行分析，注重内在的分析，而交易关系则侧重于对空间关系的分析，它特别侧重于对外在的、实体的分析。

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的交易体系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动，每一次变动都形成了人们特有的互动结构及其空间分布，这三次变动分别是：（1）没有形成中心化的交易体系阶段，这个阶段的交易体系多发生于部落社会时期的部落之间，是一种互惠活动。由于社区之间缺乏经济和政治的分化，加上交通条件限制，社区之间的交易范围有限，时间也难以固定，交换的周期也比较长，难以形成中心地，即难以形成固定的贸易中心和集镇。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也是不固定的，这时的社会性的连续互动多发生于部落内部；（2）没有固定乡村市集的中心地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社区：从事农业的村庄和作为区域中心的从事制造业的城镇，这个时期的村庄由前一阶段上的氏族演化而来，村落建立在地方化的定居方式之下，是一种由若干定居农民、渔民或农牧人员的居住关系所构成的地方单位，城镇是非农产品的供给地，通过它，可以满足乡村居民对制造产品的需要。若干毗邻的乡村社区经常以市场为中心形成一个较大的区域社会。集镇可以消费大量农产品，同时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交易区位和实行各种调节，这是一种功能一体化的体系。此类区域多存在于乡村社会，在乡土社会中，中心地是非固定的，非定期的，各类商人和服务人员是流动的，它往往是分散了的人口应用非定位化的资源。（3）乡村市场集中化、固定化阶段，它是农民的需要密度增加和运输成本降低的结果，在这样的社区里，各类交易体系已经向多层次发展，但基本有两类：一类是垂直式的交易体系，通过这种交易结构，各地区农产品被重新分配，将产品集中于高一级的贸易中心，然后分配给消费者，包括分配给居住在乡村社区中的消费者。在这种区域中，交换是垂直进行的，乡村仍然是社区单位，但生产专业化，类似于工业化国家的区域体系；另一类则不是单纯地由上而下的分配，而是通过中心将农产品输送到城市，

工业品下乡，实际这种交易中心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由于相互交换农工产品，区域内部形成一种固定的结构，即区域体系，这个区域体系又附属一个国际体系。显然，第三阶段的交易体系已经开始超出乡土社会。

交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并与工业化进程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两类区域体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并辐射广大农村腹地的区域，另一类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都市区域。这就是我们在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区域，这种意义上的区域不单单是以交易体系为基础，联结这种区域内部关系的除了交易体系外，主要是一种产业关系，它是指在中心城市的主导部门引导其它行业向增长点聚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聚集经济，在区域范围内，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在一定条件下，增长极的推动力不断地向周围地区扩散，从而导致整个区域的发展。

区域具有下列特质：（1）具有一个以上的中心地，由中心地联结腹地，形成一个功能体系；（2）同质地理，在气候、雨量、地形、土质及物产方面有类似性，在区域进化的早期阶段，这种地理特质的作用十分明显；（3）共同利益，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平维护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社区是一种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社会实体，或者说，社区是一个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社会地域单位，其中的居民具有地缘感和经常不断的互动行为共同连带。在一个小乡村中，这种情况表现特别明显，而在一个较大城市或大都市中，情况就比较复杂，维尔逊（Thomas C. Wilson）验证了沃斯（Wirth）的假设：社区人口规模和社会异质性成为都市理论中的重要变量，维尔逊的检验提供了关于这个假设的理性验证结果，即社区的人口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社会的异质性，并产生了更多的异质的、次级文化。这种异质的次级文化使都市内部产生许多社区。产生于都市内部的多社区的另一个原因是：都市内部的多生活中心的存在，较大都市内部自然存在许多生活服务中心，从而使居民形成以生活中心为中心的圈子，这是社区形成的主要条件。

所以，从种类上说，社区应当是指可以满足居民基本需要的居民点，包括村庄、集镇、都市和大都市内部的各种生产和生活区。以集镇为中心的农村区域和大都市区都应当归入区域范畴中。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从实际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功能体系的发育，还是从研究过程中的操作上的便利性上看，社区都是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范畴。

社区与区域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空间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内部的各种结构和关系上，发生于区域内部的关系是多层次的，且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是非经常性和非连续性的，而发生于社区内部的社会互动则是经常性和连续性的（见下表）。

**社区与区域的内部结构**

类别	结合力量	团体程度	从属心理
社区	自然和历史力量	初级关系	同属感
区域	功能力量	次级关系	疏离感

我们这样界定社区的意义在于：第一，它改变了以前由于忽视对空间结构的界定，而以互动、文化等过于抽象的特征来界定社区，从而导致社区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漫无边际、模糊

不清的局面；第二，它有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工作者利用已经形成的理论和方法，来有效地深刻地把握现实世界，尤其是利用在近几十年的应用中卓有成效的理论和社区调查方法。

### 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社区研究与社区

我们之所以将社区作为一种空间单位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除了它本身的客观历史的演化考虑以外，我们还认为，社区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方法，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居于社会学多种研究方法之中，它自身的存在价值恰恰与这种研究单位的空间结构相联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社会实地研究的历史和社会学自身的理论发展得以说明。

从历史上看，社会实地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形式，它们分别是社会调查、社区研究和社区发展研究。

社会调查最早始于对某一特定社会和问题进行研究。法国的黎伯勒(Frederic Le Play)自1835年开始在欧洲各国调查工人生活状况，于1855年出版《欧洲劳工》6卷。英国社会学者布斯(Charles Booth)从1866年开始对伦敦居民的劳动与生活进行实地研究，以求对伦敦的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有一全面深刻的了解，他在1897年完成了关于伦敦居民生活的调查报告17卷。本世纪初莱利(Paul U. Reilly)对匹茨堡进行了实地研究，他通过大量的调查，对匹茨堡居民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期的和略后一时期内，还有哈利森(Shelly Harrison)的《春田市调查》、布其斯(I. S. Bugess)的《北京社会调查》、沈镜予的《沈家行实况》、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言心哲的《南京平民调查》等。“这种小规模深入实地的调查，是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研究的一种必要补充。”<sup>①</sup>费孝通在他的《江村经济》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江村经济》企图通过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来反映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sup>②</sup>这种社区研究方式产生最早，而且至今在社会学的发展中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来对某一理论和假设进行验证和检验的研究形式较前一种社区研究应用得晚，它产生于本世纪的30年代，有些社会学家称之为真正的社区研究的开始。这是一种“客观而深入的研究”，对此，我们可以用芮布朗(A. R. Brown)1937年在燕京大学的演讲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多年以来，人所感知的社会调查，已倡行于世界各地，中国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我愿意向诸位贡献一点意见，指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研究的可能性，这种研究我将名之为社会学调查，概括说，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根据某一部分与完整的考察来验证社会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费孝通在谈到他的《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的不同也曾指出：前者是对某一社会的描述，而后者则包含对一定假设的检验，后者是有意识的社区研究。<sup>③</sup>50年代，理查得·沃克斯(R. E. du Works)在美国新英格兰州选择了两个邻近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试图验证区位环境相同状况下，居民的行为也相同这一假设，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两个社区的人口、经济及区位环境大体相同，但居民的行为模式并不相同。60年代，艾尔温·布斯卡夫(Alv-

① 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② 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③ 费孝通：《禄村农田·导言、序言》，商务印书馆，1943年11月版。

in Boskoff) 在爱尔兰大都会区运用团体及活动的空间分布来分析都市与郊区的分工关系。进入70、80年代以来,这种社区研究方法更为人们所应用。近年来,我国社会学工作者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sup>①</sup>

社区发展研究产生最晚,最初它是作为社会工作的内容出现的。对社区的组织工作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但作为一种职业性活动,它则始于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沃尔特(Walter)、派蒂(Petti)、斯蒂纳(Tesse Steiner)和林德曼(E.Lindemen)把社区的社会福利当作一个重要的社区发展课题进行研究。它包括对基本的、在草根水平上的民主进程的研究——这是社区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世纪40年代,达克曼(Arthur Dunkam)、普雷(Kenneth Pray)、纽斯特(Wibur N. Stetter)和许多学者提出了社区组织的协调与平衡问题,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了社区内部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最初的社区发展研究强调对社区福利需求与社区服务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40年代中期,约翰逊(Arlie Johnson)认为社区发展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社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将职业化。”迈克米林(McMillen)认为,社区组织的最初目标是帮助人们改善环境和自己的生活。对于社区发展研究最突出的是罗斯(Murray Ross),他也许是第一个描述社区工作人员行为的人,他不仅一般地提出社区组织的目标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和原则,他开拓了社区组织的实际工作的范围,使之超出了以往人们对福利的研究,而转向农业、教育和社区发展等广阔领域。在以后的发展中,社区发展研究又与发展研究结合于一体,来探索和规划发生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变迁,其中包括:人口增长、期望的社会变动、人口的迁移、都市成长、工业增长、新技术的发展等。许多学者认为,所有这些都应当在社区水平上加以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区发展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地区发展的基本需求,最初的一系列社区发展计划多进行于一些小的和城市化程度较低的社区;德国在60年代开始对于社会救济事业,逐渐趋向于对地方联合组织的研究;英国自1960年伊里萨伯救贫法颁布以后,救贫列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行政,继该运动之后,英国又掀起了社区改良运动,即改善邻睦组织的运动。

以上三种研究方法中,社会调查没有什么空间因素的限制,而主要以问题研究为主,根据问题来取决空间问题,甚至有时可以不涉及空间因素。而社区研究则必定涉及到空间关系,正如费孝通教授所指出的“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坐落,这就是社区。”<sup>②</sup>当然,社区发展研究也涉及空间,但它所涉及的空间并没有理论上的意义,而只有实际应用中的意义,这就是说它的空间规模的确定取决于开发者的实际需求。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社区开发,大都具有区域的性质,并且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出来了区域理论。它包括了区域分析和区域调查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其中也含有社区分析的手法,而大规模的区域分析都缺少不了社区分析。这一方面说明了社区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区的确是介于区域之下的一个空间单位。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的论点,我们还必须将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加以比较。(1)社会调查侧重于对问题的认识,它可以不涉及文化和制度的全部,社区研究则不然,社区的研究

<sup>①</sup> 参见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编:《社区研究论文集》。

<sup>②</sup> 《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对象是社区的整体体系，也即一个社区的文化和制度的整体之间的关联。社区研究大师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一再说，一切科学的研究必须找到它所研究的对象的单位，他批评以往人类学中的进化学派和历史学派把文化特质作为单位，忽略了人类活动的整体性，以致零散割裂、支离破碎，引起许多缺乏科学价值的理论。<sup>①</sup>把社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性的分析，构成了马林诺斯基人类学方法的特点，甚至构成了整个30年代的社区研究的特点。因为，马氏的理论后来影响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R. Park, 1864—1944)，而马林诺斯基和帕克是真正社区研究的开山鼻祖，是他们赋予社区研究这样一个方法特点，并使之以此特征而得以存在；(2)社会调查注重实用，它多关心的是某一问题的真实情况，并根据这一真实性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因此，在研究中，它可以不顾及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分析。社区研究则不然，除了在实地研究中把握社区的整体结构外，社区分析还要顾及到历史的资料，从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分析中，了解和理解社区。这种全面的理解，将涉及到对社会事实和人类本性的认识问题，它要求研究者必须使自己的研究范围有所规定；(3)社区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共同生活中的共同原理和原则，社会调查则注重于提出对策。社区研究的这类特点规定了其研究的空间特点，因为整体性必然是对象的全面而又细致的分析，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空间单位，诸如，区域或国家社会中，做这样的研究将会遇到诸如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方面的无数困难。

在以整体性和学理性为特征与社会调查区分开来之后，社区研究又以其类型学意义将其与一般社会学原理区别开来。社区研究与一般社会学研究的不可替代性主要表现在：社区研究的整体性和学理性是基于对有限空间单位的选择和类型学意义来实现的。

既然社区研究具有学理性，那么，社区必须具有以下特性：(1)代表性，它必须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例如，如果研究者试图研究农村社会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而他选择社区方法进行研究，那么，他所选择的社区必须具有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2)完整性，只有完整性，才能有代表性；(3)概括性，即它必须具有一般功能而非特殊功能；(4)结合性，即这个社区必须具有凝聚力。这里所说的凝聚力，是指生活于社区中的人们，由于共同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共同的观念、意识和价值体系。一般说来，区域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这种凝聚力，因为，以都市为中心的区域体系本身已经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一分为二，即都市和乡村，生活在这两个空间中的人们，在观念和价值上是有差别的。但区域内部的都市或乡村则各具有同质性，对于具有上述特征的研究单位的选择只能在区域的规模之内，而不能超出区域，而且，社区所具有的代表性，只具有类型学的意义，而社区理论是基于对各类型社区的理论的概括。

在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下列问题：第一，社区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它能够代表和反映的对象只有分类学上的意义，即它只代表和反映同类社区的特征，而不可能反映比其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实体的特征。“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sup>②</sup>第二，关于计算机和数理方法在社区研究中的应用问题。这里首先应当排除的是关于存在宏观社区、中观社区和微观社区的观点，

<sup>①</sup> 费孝通：书评(Malinowski: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社会科学(清华)》1948年第5卷，第1期。

<sup>②</sup> 《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因为这三种社区并无各自的理论和方法，宏观和中观是一种虚构。社区居于区域之下，应该说是微观的，但它也可以当作宏观对象来研究，这就是关于多数社区研究问题，严格意义上的计算机和数理统计的应用是指它们在多社区研究中的应用和对于社区内部各变量间关系的多元分析，而不是别的。

概而言之，从社区研究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一直缠绕着社会学工作者使之模糊的社区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而社区则不过是人们研究社会学理论和揭示社会内在结构而选择的一个研究单位，在这种意义下，社区研究的种类即分类和社区的界定将成为社区理论的核心，以往人们对社区研究所产生的种种模糊恰恰导源于对社区分类研究和社区界定的不明确。

#### 四、结 语

将社区界定于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并将社区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这在理论上可以避免以往不加限定使用它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对于加强社区研究的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只有在对中国社会的大量的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而社区研究在其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过程中看出。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被国内外誉为认识中国社会的范本，他这种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大量的社区研究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学恢复已经十年有余，社会学界同仁在发展社会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的建立决不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的理论所能办到的，而是建立在扎扎实实地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具体事实的分析和研究上。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外国理论，而且应当积极学习外国理论，但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要靠从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中归纳和总结。

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地域上的分布产生了许多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而且中国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地域区域产生了各自的文化和制度，即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国的人文生态环境的多元性，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要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分区域进行社区研究，以社区研究来把握各区域中的社区类型，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全面、真实地把握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区域类型众多、人口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分区域进行社区研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唯一选择。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严格界定社区将有助于消除由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争论所引起的关于先进与落后之说。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明确地看到，社区研究的意义在于：（1）在深入的研究中，了解和理解被研究对象，为科学、准确的量化研究打下基础。没有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细致的理解，很难制订出切合实际的指标，没有切合实际的指标，也很难有科学的结论，只有社区研究的参与，才能真正把握住对象；（2）社会事实中除了可测量的部分外，还有不可测量的部分，对不可测量部分的探讨和理解，离开了深入的社区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而统计技术和计算机的运用，则可以使社区研究的各要素之间的分析精密化，并得出语言分析得不到的结果，也可以解释语言表述所不能说清楚的问题。在目前我国社会学界关于研究方法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严格界定社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王 颀